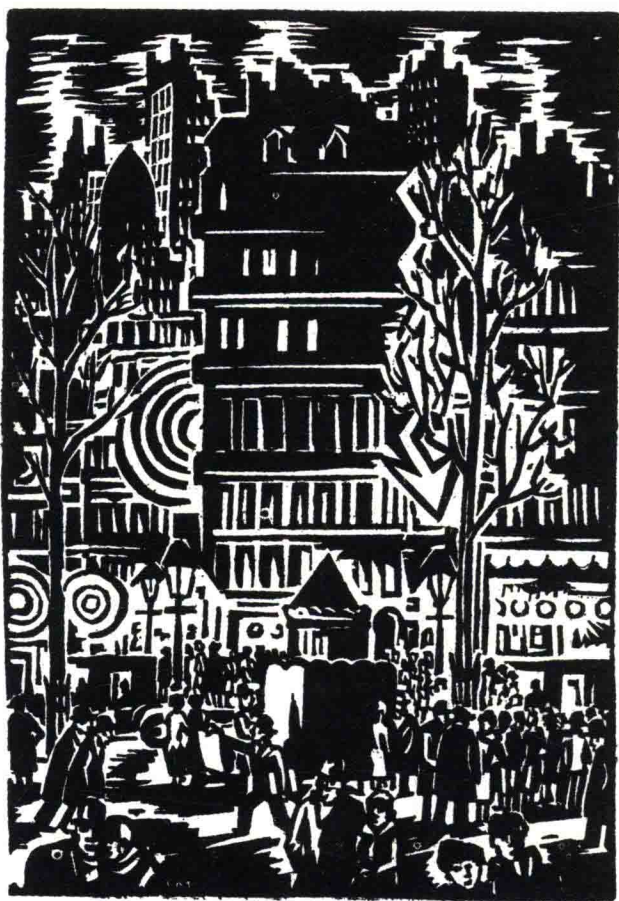


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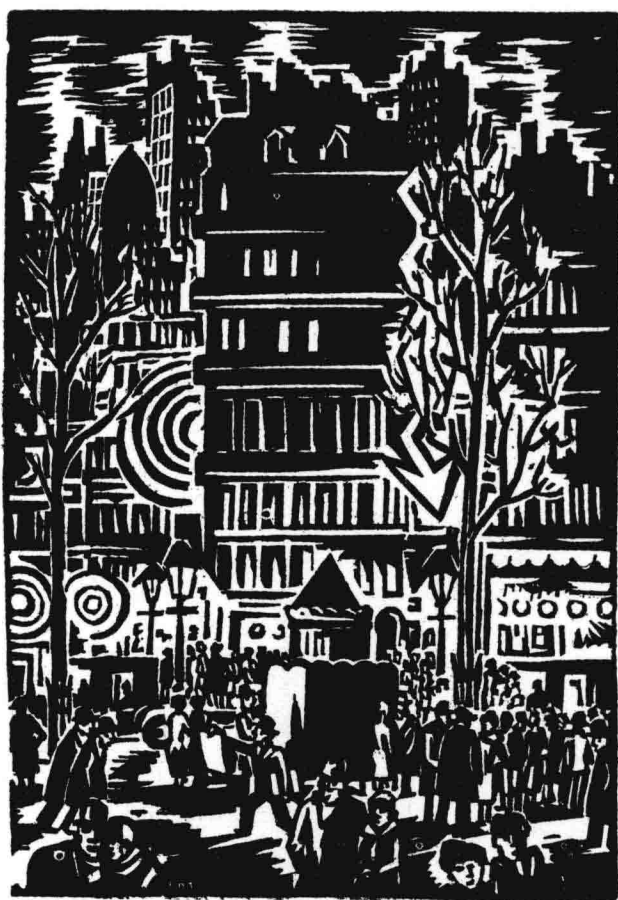
新二卷 第二二期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譯文

新二卷 第二二期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絕對代定·代辦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業經實業部註冊，絕對負無限責任，為全國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等，代定代辦全國大小書報雜誌，各種新舊圖書，迅速穩妥，信用卓著，而於雜誌經營，尤稱熟練。蓋本公司為 **全中國專門經營雜誌事業之首創者**，代定代辦各設專部，一經委托定購任何刊物，即可高枕無憂，倘有中途停刊等情發生，本公司立即備函通知該定戶。憑本公司定單取還餘款，絕不使讀者遭受分毫損失，更可指定日期及期數，並得隨時退定還款。凡此種種，敢謂全國任何大小書店所不願犧牲者，惟本公司願為讀者便利而甘任之。三年以來委托代定者達四十萬戶，靡不感覺滿意，口碑載道，毋待贅述，值茲學期開始，舊出各刊，多將滿期，新編雜誌，大量產生之際，凡將預定之讀者，如欲選定選購，務希委托本公司代定部代辦部及郵購信託部代君辦理之，定可使君絕對滿意也。

地址：上海四馬路三三四號

電話：九五一一四一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絕對負責代定·代辦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業經實業部註冊，絕對負無限責任，為全國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等，代定代辦全國大小書報雜誌，各種新舊圖書，迅速穩妥，信用卓著，而於雜誌經營，尤稱熟練。蓋本公司為全中國專門經營雜誌事業之首創者，代定代辦各設專部，一經委託定購任何刊物，即可高枕無憂，倘有中途停刊等情發生，本公司立即備函通知該定戶，憑本公司定單取還餘款，絕不使讀者遭受分毫損失，更可指定日期及期數，並得隨時退定還款。凡此種種，敢謂全國任何大小書店所不願犧牲者，惟本公司願為讀者便利而甘任之。三年以來委託代定者達四十萬戶，靡不感覺滿意，口碑載道，毋待贅述，值茲學期開始，舊出各刊，多將滿期，新編雜誌，大量產生之際，凡將預定之讀者，如欲選定選購，務希委托本公司代定部代辦部及郵購信託部代君辦理之，定可使君絕對滿意也。

地址：上海四馬路三三四號

電話：九五一一四一



譯文

新二卷第二期目錄

特載

死魂靈 第二部

四二一

婚

事

N · 果戈里作 魯迅譯

四三七

憶

高

爾基

I · I · 勃羅特斯基作 天虹譯

四七二

我

的

導

師

高

爾基

P · 柴萊士諾夫作 天虹譯

四八五

他

們

走

着

M · 高爾基作 葉素譯

四九〇

普

式

庚

與

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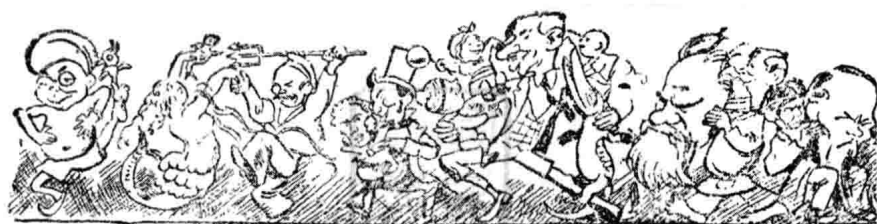
倫

主

義

昇曙夢作 雨田譯

四九六



帕 關 於 錫 且 特 林 。 薩 爾 蒂 珂 夫

依

I · 伐 佐 夫 作 孫 用 譯

五二五

關於錫且特林。薩爾蒂珂夫

V · 伏 羅 霍 夫 斯 基 作 凡 容 譯

五二六

一個村子的火災

S · 薩 爾 蒂 珂 夫 作 凡 容 譯

五三二

浪

M · 沙 陀 伐 奴 作 孫 用 譯

五四四

一

千

打

J · 倫 敦 作 天 虹 譯

五五三

騎

G · 維 爾 干 作 春 雷 譯

五七九

後

士

記

五九〇

插

圖

木刻（比國 F·麥綏萊勒作）	封面
死魂靈插圖（V·A·泰別蘭作）	四一三前
婚事插圖（作者未詳）	四六九前
高爾基畫像（P·考林作）	四七五前
高爾基肖像	四八五前
高爾基及其孫兒們的合影	四九一前
普式庚的世家	四九七前
木刻（蘇聯 A·克拉甫兼珂作）	五一五前
木刻（法國 M·沙凡作）	五二七前

進活綜文
步潑合文
的的藝刊

中流

黎烈文
主編

第三期目錄

十月五日出版

女弔(雜文)	魯迅	略談「祕密的中國」(名著介紹)	吳豪
亡國者的悲哀	思慕	通信	陳毅
技巧問題	茅盾	化苗的人們	陳毅
也投一票	唐弢	就業訓導	味荔
論時藝文	唐弢	生人的氣息(創作批評)	胡風
上山的路(散文)	靳以	立此存照	曉角
埋頭苦幹(生活紀錄)	艾羣	集團輸血	何典
唐人木刻(讀書劄記)	陳子展	佛化結婚	何典
短論	紺弩	介紹「中國的一日」	烈文
關於言語	紺弩	到底誰錯了	王敏
論採茶	黃芝岡	編後記	編者
答一個北方青年(作家自白)	巴金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特價
預定

本期零售本埠
一角二分外埠
一角三分

自取二元二角
郵寄二元四角
國外郵費照加

死 魂 靈 (第二部)

俄國 N·果戈理 作

第三章

「如果柯式凱略夫大佐確是發瘋的，那就着實不壞了，」當乞乞科夫又到了廣宇之下，曠野之上的時候，他說。一切人們的住所，都遠遠的橫在他後面。他現在只看見廣大的蒼穹和遠處的兩朵小小的雲片。

「你問明白了到柯式凱略夫大佐那里去的路了嗎，綏里方？」

「您要知道，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我對付車子的事情多得很，分不出工夫來呀。不過彼得爾希加是向車夫問了路的。」

「這樣的一匹驢子，我早對你說過，你不要聽憑彼得爾希加；彼得爾希加一定又喝得爛醉了。」
「這可並不是大了不得的事情，彼得爾希加從他的坐位上稍爲轉過一點來，向乞乞科夫瞥了一眼，說：『我們只要跑下山，順草地走上去，再沒有別的了！』」

「可是你專門喝燒酒，再沒有別的了！你總是不會錯的！一到你，人也可以說：這是漂亮得要嚇倒歐洲的傢伙哩。」說到這里，乞乞科夫就摸一把自己的下巴，並且想道：「好出身的有教養的人和這樣的一個粗俗的下人之間，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這時車子已經駛向山下去，又只見草地和廣遠的種着白楊樹林的處所了。

舒適的馬車在彈簧上輕輕搖動着，注意的下丁微斜的山脚；於是又經過草地，曠野和水磨；車子隆隆的過了幾道橋，搖搖擺擺的在遠的不平的地面上跳來跳去。然而沒有一座土岡，連打攪我們的旅客的清遊的一個道路的高低，也非常之少。這簡直是享福，並不是坐車。

葡萄樹叢，細瘦的赤楊和銀色的白楊，在他們身邊很快的飛過去，還用牠們的枝條着實打着兩個坐在馬夫臺上的奴子綏里方和彼得爾希加。而且屢次從彼得爾希加的頭上掣去了帽子。這嚴厲的家丁有一回就跳下馬夫臺，罵着混帳樹，以及栽種牠們的人，但他竟不想縛住自己的帽子，或者用手將牠按定，因爲他希望這是最末的一次，以後就不再遇到這等事了。不多久，樹木裏又加上了白樺，

有幾處還有一株樅樹。樹根上長着茂草，其間開着藍色的燕子花和黃色的野生鬱金香。樹林儘是昏暗下去，好像黑夜籠罩了旅行者。突然在枝條和樹樁之間，到處閃出雪亮的光輝，彷彿一面明鏡的反射。樹木疏下去了，發光的面積就大起來。他們面前橫着一個湖——很大的水面，約有四維爾斯他之廣。對面的岸上，現出許多小小的木屋。這是一個村子。湖水中發着大聲的叫喊和呼喚。大約有二十個漢子都站在湖水裏，水或者到腰帶，或者到肩頭，或者到頸子，是在把網拉到岸上去。這之間，他們裏面竟起了意外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壯大的漢子，和一條魚一同落在網裏了，這人幾乎身寬和身長相等，看去好像一個西瓜。或者像是一個桶。他的景況是極窘的，就使盡力量，大叫道：「台尼斯，你這昏蛋！把這交給柯什瑪！柯什瑪，從台尼斯手裏接過網頭來呀！不要這麼推，喂，大個子孚瑪。來來，站到那邊去，到小個子孚瑪站着的地方去。畜生！我對你們說，你們還連網都要撕破了！」這西瓜分明並不擔心牠本身；牠太胖，是淹不死的，即使想要沈沒，翻個筋斗，水也總會把牠送上來；真的，牠的背脊上簡直還可以坐兩個人，也能像頑強的豬尿胞一樣，浮在水面上，至多，也不過哼上幾聲，用鼻子吹起幾個泡。然而他很害怕網會撕破，魚會逃走，所以許多人只好拉着魚網的索子，要把他拖到岸上來。

「這一定是老爺，柯式凱略夫大佐了，」綏里方說。

「爲什麼？」

「您只要看看他是怎樣的一個身子就是他比別人白，他的塊頭也出色，正像一位闊佬呀。」這之間，人已經把這落網的地主拉得很近湖邊了。他一覺得他的腳踏著實地，就站起來，而且在這瞬間，也看見了駛下堤來的馬車和裏面的坐客乞乞科夫。

「您喫過中飯了嗎？」那紳士向他們叫喊着，一面拿着捉到的魚，走向岸上來。他還全罩在魚網裏，很有些像夏天的閨秀的纖手，戴着鏤空的手套，一隻手搭在眼上，彷彿一個遮陽，防着日光，別一隻垂在下面，近乎剛剛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

「還沒有呢，」乞乞科夫回答着，除下帽子，在馬車裏極客氣的招呼。

「哦，那麼，您感謝您的造物主罷！」

「爲什麼呢？」乞乞科夫好奇的問，把帽子擎在頭頂上。

「您馬上知道了！喂，小個子，浮瑪，放下魚網，向桶子裏去取出鱒魚來。柯什瑪，你這昏蛋，去，幫幫他！」

兩個漁夫從桶子裏拉出一個怪物的頭來——「瞧罷，怎樣的一個大腳色！這是從河裏錯跑進

◎ 威奴斯是羅馬神話上的美和愛慾的女神，至今還存留着當時的好幾種雕像。「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is)爲克萊阿美納斯(Cleomenes)所雕刻，一手當胸，一手置胸腹之間。——譯者。

「這裏來的！」那滾圓的紳士大聲說。「您到舍間去就是！車夫，經過菜園，往下走！跑呀，大個子孚瑪，你這呆木頭，開園門去！他來帶領您了，我立刻就來……」

長腿而赤脚的大個子孚瑪，簡直是只穿一件小衫，在馬車前頭跑通了全村。每家的小屋子前面，掛着各種打魚器具，魚網呀，魚簍呀，以及諸如此類；全村人都是漁夫；於是孚瑪開了園的柵門，馬車經過一些菜畦，到了村教堂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在教堂稍遠之處，望見主人的府邸的屋頂。

「這柯式凱略夫是有點古怪的！」乞乞科夫想。

「唔，我在這裏！」旁邊起了一種聲音。乞乞科夫向周圍一看。那主人穿着草綠色的南京棉布的上衣，黃色的褲子，沒有領帶，彷彿一個庫必陀。似的從他旁邊拉過去了。他斜坐在彈簧馬車裏，填滿着全坐位。乞乞科夫想對他說幾句話，但這胖子又即不見了。他的車子立刻又在用網打魚的地方出現，又聽到他那叫喊的聲音：「大個子孚瑪，小個子孚瑪，柯什瑪和台尼斯呀！」然而乞乞科夫到得府邸門口的時候，却大大的喫了一驚，他看見那胖子地主已經站在階沿上，迎逆着來賓，親愛的抱在他的臂膊裏。他怎麼跑的這麼飛快呢——却終於是一個謎。他們依照俄國的古禮，十字形的接吻了三

問：這地主是一個古董的漢子。

「我到您這里，是來傳達大人的問候的，」乞乞科夫說。

「那一位大人？」

「您的親戚，亞歷山大·特米德里維支將軍！」

「這亞歷山大·特米德里維支是誰呀？」

「貝得理錫且夫將軍，」乞乞科夫答着，有點錯愕了。

「我不認識他，」那人也詫異的回答道。

乞乞科夫的驚異，只是增加了起來。

「哦，那是怎的……我的希望是在和大佐柯式凱略夫先生談話的。」

「不，您還是不希望罷！您沒有到他那里，却到我這里來了。我是彼得·彼得洛維支·胚士赫！」

土赫！彼得·彼得洛維支！主人回答說。

乞乞科夫驚愕得手足無措。「這不能！」他說，一面轉向一樣的張着嘴巴，瞪着眼睛的綏里方和

彼得爾希加。一個坐在馬夫臺上，別一個是站在車門口。「你們是怎麼弄的，你們這驢子！我對你們說過，駛到朽式凱略夫大佐那里去……」這里却是彼得·彼得洛維支……」

「你們弄得很好，伙計們！到廚房去，好請你們喝杯燒酒……」彼得·彼得洛維支·胚士赫大聲說。「卸下馬匹，就到廚房裏去罷！」

「我真是抱歉得很！鬧這麼一個大錯！這麼突然的……」乞乞科夫吶吶的說。

「一點也沒有錯。您先等一等，看午餐的味道怎麼樣，那時再說錯了沒有罷。請請，」胚士赫說着，一面拉了乞乞科夫的臂膊，引進宅子裏去了。這里有兩個穿着夏衣的少年來迎着他們，都很細長，像一對柳條，比他們的父親總要高到一阿耳申●的樣子。

「是我的小兒！他們都在中學裏，放暑假回來的……」尼古拉沙，你留在這裏陪客，你，亞歷克賽沙，同我來。」說到這里，主人就不見了。

乞乞科夫和尼古拉沙留下着，尋些話來和他扳談。尼古拉沙是好像要變懶惰青年的。他立刻對乞乞科夫說，進外省的中學，全無意義，他和他的兄弟，都準備上彼得堡去，因為在外省過活，是沒有價

值的。

「我懂得了，」乞乞科夫想，「馬路邊和咖啡店在招引你們呀……」但他就又大聲的問道：

「請您告訴我，您的父親的田地，是什麼情形呢？」

「我押掉了！」那父親忽然又在大廳上出現了，就自己回答道：「押掉了許多。」

「不行，這很不行，」乞乞科夫想，「沒有抵押的田地，立刻就要一點不剩了。要趕緊才好」……

「您去抵押，是應該慢一下子的，」他裝着同情的樣子說。

「阿，不的。那不相干！」胚士赫答道。「人說，這倒上算。現在大家都在去抵押。人可也不願意自己比別人落後呀！況且我一生住在這地方，現在也去看一看墨斯科了。我的兒子們也總在催逼我，他們實在想受些大都會的教育哩。」

「這樣的一個胡塗蟲！」乞乞科夫想。「他會把一切弄得精光，連自己的兒子也教成浪費者的。他有這麼一宗出色的田產。看起來，到處顯着好景況。農奴是好好的，主人也不愁什麼缺乏。但如果他們一受大菜館和戲院的教育，可就全都一塌胡塗了。他其實還不如靜靜的留在鄉下的好，這吹牛皮傢伙。」

「您現在在想什麼，我知道的！」胚士赫說。

「什麼呀？」乞乞科夫說着，有點狼狽了。

「您在想：『這胚士赫可真是一個胡塗蟲；他邀人來喫中飯，却教人儘等。』就來，馬上來了，最敬愛的您看着罷，一個剪髮的姑娘還不及趕忙挽好髻子，飯菜就擺在桌上了。」

「阿呀！柏拉圖·密哈洛維支騎了馬來哩！」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亞歷克賽沙說。

「他騎着他那棗騾馬呢！」尼古拉沙接着道，一面向窗口彎着腰。

「那里？那里？」胚士赫叫着，也跑到窗口去了。

「那是誰呀，柏拉圖·密哈洛維支？」乞乞科夫問亞歷克賽沙道。

「我們的鄰居，柏拉圖·密哈洛維支。柏拉圖諾夫，一個非凡的人，一個出衆的人，」主人自己回答說。

在這瞬息中，柏拉圖諾夫走進屋子裏來了。他是一個亞麻色捲髮的漂亮而瘦長的男子。一匹狗子的精怪，名叫雅爾伯，響着項圈，跟在他後面。

「您已經喫過飯了嗎？」

「是的，多謝！」

「您是來和我開玩笑的嗎？如果您已經喫過，教我怎麼辦才好呢？」